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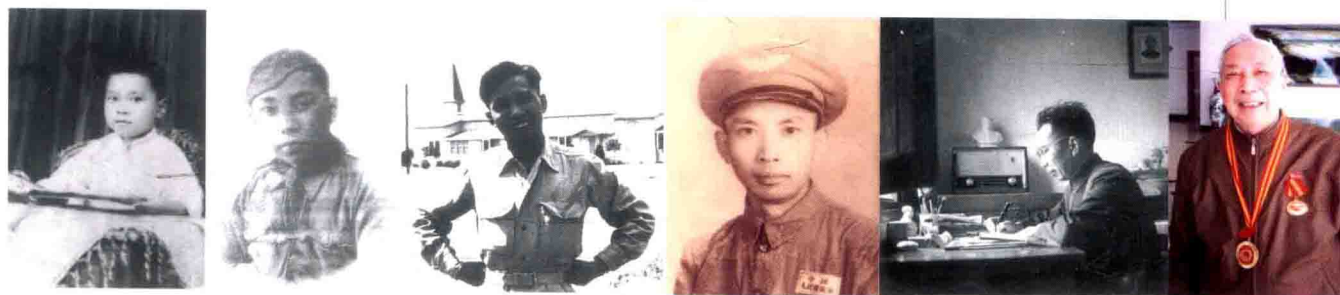


# 父亲的足迹

——献给敬爱的父亲王可权

(1920.10.31-2009.8.4)

王颢 王岚 王珏



# 父亲的足迹

——献给敬爱的父亲王可权  
(1920.10.31-2009.8.4)

王飏 王岚 王珏



# 音容宛在 典范长存

## 代序

2009年8月4日，九旬高龄的契友王可权同志永别了。忆自1949年6月，彼此在沪军管会空军部相遇后同在南京，又同在南航工作、离休，相处相知已长达六十年。在风云变幻的漫长岁月里，我感触极深赞叹不忘的是他的人生亮点。

他热爱祖国，热爱中华传统文化，既是战士又是学者。他在少年稚龄即成为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的一员战士，历经松沪抗战及南京保卫战，经历血与火的洗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是他终身不渝的信念。一生中，他扶危济贫，乐善好施，三年困难时期，赈灾义捐，无不率先首倡。对祖国文化传统，他更身体力行，尤精于书法，举凡行、草篆、隶，均臻上乘。展赛作品，屡获国家级大奖，作品被国家珍藏。其诗、词、文及墨宝在全国名胜景点可见。

他立志有恒，与当年抗战的广大热血青年一样，服膺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航空救国”。他毅然考入空军机械学校，毕业后成绩优异，选考赴美留学深造。归国后，他在前空军供应司令部任军械官，后在华东空军工程部和志愿军空军联司，在航空军械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表彰。转业南航后，我深以他未能在航空机械方面大展所长为憾。但他却服从组织分配，愉快地担任了完全陌生的图书馆馆长助理的工作（注：1958-1965年期间，由于缺馆长，王可权同志全面负责主持南航图书馆的工作。之后除了文化革命期间靠边站外一直主持图书馆的业务工作）。数十年来，他热爱专业、深入钻研、规划筹措、创建一流，致南航图书馆迄今之盛名远播，奠基之功实不可泯。他刻苦攻读专业，业务专著多部获省、部级大奖，并跻身于专家大师。其治学之毅力及辉煌成就令人称羨。

他不计名利，心胸坦荡，达观乐世，荣辱无惊。数十年却以“助理”之名，任“馆长”之责，从不喷言。深知其内情者皆为之扼腕，为之不平。据极左路线流毒之弊，1949年5月张国焘由沪江湾机场飞台之时，适逢可权兄任代理值班之日，经请示中共地下党组织批准，送张登机。本属风马牛，却无辜被株连终生！

可权兄夫人丁彩锦女士业医，已退休颐养；子颺，精通古典文学，书法尤得乃父真传，甚有可观；长女岚，业医牙科，任职南京口腔医院副主任医师；次女珏，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导，教学科研建树甚多。近日为其先父汇编纪念画册，乐为所托作序，以寄哀思。

离休干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梁宝琪

于2010年虎年春节





# 目 录

童年、抗战、地下工作、抗美援朝 (1920.10.31-1954.12) .....	01
转业到地方、北大学习、图书馆工作 (1954.12-1985.12) .....	21
离休后的生活 (1986.1-2009.8.4) .....	39
告别、送行、回归大地 (2009.8.4.-2009.8.21) .....	69



# 童年 抗战 地下工作 抗美援朝

(1920.10.31-1954.12)



## 父亲的童年

- ◆ 父亲1920年10月31日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
- ◆ 父亲出生贫寒，靠半身不遂的祖母拣别人家丢弃的菜边子度日以省下祖父寄回家微薄生活费中买菜钱，凑足学费，勉强供其读完高小。
- ◆ 15岁时进入上海一家广告画社当学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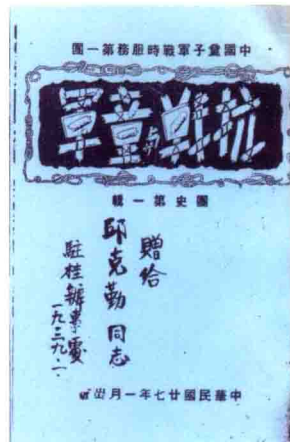
## 参加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

- ◆ 不满17岁，淞沪抗战爆发，父亲参加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进行战地救亡工作。
- ◆ 上海失陷后，他随童子军战地服务团400多名团员，携300多名轻伤员一路撤退，辗转数省份、行程几千里，最终到达重庆。
- ◆ 在此期间，他经历了南京失守、长沙大火等重大历史事件，最终走上一条边战地救护、边求学读书、颠沛流离的坎坷之路。



- ◆ 父亲被编在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第一区团，编号为0157号

第一区团成员		第二区团成员		第三区团成员		第四区团成员		第五区团成员		第六区团成员		第七区团成员		第八区团成员		第九区团成员		第十区团成员	
姓名	年龄	姓名	年龄	姓名	年龄	姓名	年龄	姓名	年龄	姓名	年龄	姓名	年龄	姓名	年龄	姓名	年龄	姓名	年龄
...	...	...	...	...	...	...	...	...	...	...	...	...	...	...	...	...	...	...	...





1938年《中央日报》发表父亲的连载文章，讲述：

## 南京沦陷的前后

童军战时服务第一团服务经过 王可权

广大的民众抗战自“八一三”以来，已普遍了整个的中华民族。每个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都在同心协力地奋勇抵抗，这象征着祖国的复兴。站在前线的上海童子军们，踏着整齐的步伐，举起服务的旗帜，向着战场上跑。

我们由中国童子军战时服务第一团（上海青年团）的领队傅盛京先生带领着从上海出发，经由四天五夜才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军政部第十八后方医院，院址在镇江七里甸。那时我们担任的工作，是替一般受伤的将士们换药及检查病房清洁。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因战况的变化，随院后撤，到我们的首都——南京。南京是我们的国都，它有清秀的河川，繁盛的商业。一切的建设，正在蓬勃的当儿，突然遭到东亚疯犬的日本的摧毁。现在的城镇化为焦土，财产变成灰烬，伤亡之惨重，损失之巨大，造成了世界史上空前所未有的记录。

我们在南京，驻扎在汉口路陆军大学内。那时首都还是很平静的，没有什么紧张，不过避难的同胞很多，大多数都是由南京再转到最后方的汉口、四川去的吧。但商店都已闭了门，继续营业的，差不多只有几家饭铺和小杂货店。我们的医院——军政部第十八后方医院，因为奉到命令，不能再向后移撤，预备在南京收留当地负伤的将士，所以这样很安逸地过了几天。可是到了十二月九日那一天，首都的情况特别紧张，街上来往的人们，都现出了仓皇的面容，忧虑着他们将遭遇到暴日的肆虐。有钱的人，早已逃到安全区域去了。贫困的他们没有能力可以避难，只有等候着战神的来临。

形势一天天的严重，城内已由隐约而至清晰

地听到大炮、机关枪、步枪、手榴弹和厮杀的呼喊混合成的声音。敌人的飞机整天在上空，干他惨无人道的把戏，无目标地轰炸。城外的四郊，已火光冲霄，房屋一间接连着一问不断地在延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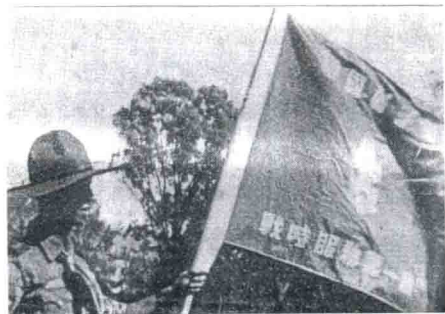
夕阳照在旷野上面，黯然地呈着惨淡的光芒。玻璃窗外，传来了一片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人们以及失去了父母姐妹的孤儿凄凉的啼哭。可怜哟，悲痛哟，但是这时的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他们呢？

唉，南京城已变成了战场，电灯早就因为没有了电，而失去效用。战局虽是这样的吃紧，然而我们全体的同志，在我们领队傅盛京先生领导之下，仍是很镇静地住在陆军大学内。在暗淡无光的洋烛下，替前线带着光荣的伤和血回来的将士们不分昼夜地换药。

就在十二月九日那一天的晚上，十点半钟的时候，我们的首都——南京城给敌军击破了。敌人机械化的部队和坦克车四十余辆，已由光华门冲了进来。幸赖我们忠勇的将士们，将它全部包围，给予一个重大的打击。这一晚的负伤战士比平日要多几倍，我们童子军也负起了重大的责任，坐了救护车去光华门一带，去救护负伤的







## 南京沦陷的前后(续)

同志。在回来的时候，汽车已驶至新街口，离我们的医院只有八百米远的样子，突然敌人发了一个大炮，“隆”的一声，紧接着房屋就像潮水般地倒坍下来，把我们的司机及刚从火线救回来的二十几位负伤同志吓了一跳。那时我向周围作了一个简短的巡礼，唉，我们中国唯一的党报《中央日报》的大厦给轰去了二层（据传中央日报社社址现被敌国同盟通讯社南京分社占为办事处）。附近的楼房和平房，已有数间被震倒，新式洋房的玻璃窗橱，全都被震碎了。我们救护车的两旁玻璃，也变成粉碎。四面的铁篷，已经给无情的炮火，炸了几个洞。有二位负伤的同志，大腿和臀部，也被弹片炸伤。虽在这种紧张的炮弹下工作，然而我们更觉得兴奋勇敢。我们用我们灵敏的脑子，很镇静地将这些负伤的同志，带到我们的医院里，疗治他们的伤口。

在南京城内有几位慈善家，他们在城内设了国际难民区，使流离失所的人民，得有安居。可是惨无人道的日本军阀，不顾国际公法，毫无目标地滥施轰炸。难民区域怎能得到安全的保障呢。

十二月十一日，城内的街道，是禁止平民通行了。我们因有卫戍司令部发下来的黄符号，佩带在左臂上，总算可以自由出入。一般没有逃出来的老百姓，都已迁到难民区里居住了。十一日晚上，敌人由光华门外向城内发炮，在离开我们医院不远的所在地落下了几个炮弹。医院的厨房也因中了一个炮弹而倒坍。敌人以三十万兵力，与锐利的大炮、平射炮、

坦克车、装甲车的机械化部队，猛攻我们这锦绣的国都。我们忠勇的将士，决心用血肉去和他们无情的炮火作最后一拼。这可以算是中华民族光荣史的一页。后来我军为避免无谓的生命牺牲起见，不得不跟着光华门和中华门外之部队退到城里。

这时我们童子军领队傅盛京先生得到当地军事机关的通知，叫我们即刻退出。唉，南京是我们的国都，我们敬爱的国都，我们愿和她同生死、共存亡。我们如何肯这般地离开她呢？但是服从命令是我们的信条，我们只有服从，不能违反，只得含着眼泪，整理了自己的背包，带领负伤的同志，出了医院的门口，向下关挹江门撤退。啊，伟大的首都啊，我不能不忍痛地和你分别了，时间是十二月十一日晚十一时三十五分。我永远地记着这个日期。这悲凉凄怆的离京日期。

在黑暗无光的街道，四面隐约可以看到沙袋、机关枪，小钢炮和哨兵。一切的一切，把繁华的都市装饰成生存竞争的战场了。警察早就离开了岗位，四面轰隆的声音可以听得很清楚。大炮几乎震聋了我们的耳朵。一部分的童军已将重伤的战士一百多人载上汽车，送到下关去了。我和其余的战士，带领了二百余轻伤而能步行的战士，排着不整齐的队伍，出了陆军大学，向着下关前进。四面哨兵不断地喊着“口令”，流离失所的同胞发出惨绝人寰的呼声。这种凄惨而可怜的音波，传入我们的耳膜，怎能叫人不流泪，不悲伤呢。后方的同胞们，你们倘若听到了这种使人悲伤使人流泪的声音，你们是预备怎么样呢？在我们每个人的

心里，都想带他们出这危险的区域。然而事实上却不允许我们，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何在哩，这能不心痛吗？

铁道部和交通部的建筑，是多么伟大。这幢新式的屋宇，至今我们却要和她分别了。挹江门是城内到下关必经的要途。我们是在十二月十二日晨一时三十分经过这里，城门紧紧地闭着，四面沙袋堆得很高，有大炮数门，炮口对着城外。城的旁边，隐隐还可以看见“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到城门口后，由哨兵开了半扇门，让我们出去。可爱可亲的石头城啊，我们不能保卫着你了。今天此别，不知何日方能重见，我的内心真有说不出的难过啊。

在我们出挹江门的时候，时间已经是二点钟，我们带着负伤同志向浦江码头跑。等到了浦江码头，他们第一批先行的，已经到了二个钟头了。当时我们是乘坐了八十八师的渡船过江，八十八师的渡船共有六艘，每只乘六十余人，总算一次就渡过了江。那浦口在国军的守卫之中，防御和巡查都很严密，禁止一切船只靠岸。经过我们领队的交涉，总算是允许了。到浦口后，可以看到南京城里熊熊的火光，子弹在天空中飞舞着。浦口的火车站已经给敌机轰炸得不成样子，附近四周，随处可见被炸坏的火车和被炸死的同胞的尸首。火车早就没有了。我们只得步行到浦镇去乘车。浦口到浦镇计三公里许，我们就将重伤的战士每人背上一个，做二次送他们到浦镇，轻伤的同志在后面跟着我们。到浦镇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商得车站的同意，我们先将负伤的同志送上火车，随后我们自己也上了车。大约是五点半钟吧，火车的轮子动了，渐渐地加速，一直向北前进。冷风一阵阵吹来，真使人冷得发抖。十二日正午，车到蚌埠，我们设法替他们到当地医院去换药。同时到抗敌后援会接洽干粮问题。下午四时，总算一切解决，并且带了蚌埠一部分的负伤将士同行。先后统计我们的一个集团有七百多人了。向车站接洽好了专车，是

十三节的铁篷车，直放汉口。途过徐州、商丘、开封、郑州、广水、许昌、信阳，而到汉口，行程有十余天。沿途经我们领队接洽，换药和粮食都不生问题。不过一路风吹雨打，上面又没有遮蔽，我们的身体如何受得了呢？我们的战士已有三分之一是病了。

车抵汉口，由军医署派当地铁道部部立虹岸扶轮小学的学生来迎接我们。并请我们在该校叙餐。所有负伤志士七百余名，都由军医署收留。当时还派有中央摄影员为我们和负伤同志摄影。

我们到扶轮小学后，承该校热心地招待。因为我们在路上很少得到洗脸的机会，面上的肮脏真难形容，每个人洗了五盆水，还不能洗干净。在叙餐的时候，我们得到了很丰盛的食品。这种小菜虽不怎样好，然而我们从上海出发到现在，这却是第一次得到这样好的食品。同时因为我们已经饿了十几天，没有好好地吃，所以我们都放开了肚子，狼吞虎咽地饱餐了一顿。

这次的行程，到现在总算是告一段落了。我们虽然经过了千辛万苦，但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非但不怨艾，同时也很乐意地忍受。

为了要求民族的复兴，为了收复我们的失地，为了在大南京插上青天白日旗、为了要在敌人的虎口里拯救我们没有出来的男女难胞，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责任。也唯有这样，才能把握最后的胜利，得到最后的战功。

——原载《中央日报》1938年4月4日  
第四版和1938年4月5日第四版





# 参加新四军



崔	戴	宫	孙	叶	李	薛	郑	王	后
义	济	乃	志	铭	启	和	光	健	排
田	民	泉	诚	和	宇				
	齐	吴	?		王	郑	小		坐
	仲	之			可	学	孩		排
	桓	理			权	文	?		

- ◆ 1938年4月参加新四军，二个多月后为求学读书，离开那里。临行时，新四军军医处的大姐姐郑素文将仅有的一条毛毯送给父亲御寒，鼓励努力寻得机会，学得知识，抗战胜利后，建设国家。
- ◆ 照片是1938年4月摄于安徽省岩寺，新四军军医处欢迎童子军战地服务团战士加入新四军时的合影。
- ◆ 照片被陈列在安徽省岩寺新四军总部纪念馆内。由当年新四军军医处老战士之后代翻拍回来。



# 青年时代的父亲



◆ 国立第十七中学高中第一届普组同学毕业留念（1944）

原照片下方有  
以下文字：国立第  
十七中学高中第一届  
普组毕业纪念  
卅三年摄于白沙

汪陳黃朱劉韓徐吳楊張朱  
志元道振倬覽本艾善勤譜  
玖魁泉華雲平心煜德漢智  
張劉蕭曹熊錢姜王徐宦董  
其天春大天錢天善鴻林  
驛健麟瑞雄鋒鷲犇夫奎森  
王吳蕭王鄭魏王黃俞張廖  
同自建家文主可廷錫祖  
忻鑫德榮洲仕權陰益度緣  
韓朱蘇周陳胡錢張張高  
明擘斐桂丙誠大於  
達然君堂烈堅然生海湘



努力前進，以報父母之遠望，  
俯仰始終，不與世俗共沉浮，  
清涼孤腦，觀察國之人心，  
立定宏志，莫忘自才之名，  
這是他做人的軌道。

◆ 重慶讀中學時父親的人生感悟



# 抗日救亡烽火中成长

王可权，副研究馆员，男，汉族，1920年10月出生，浙江宁波人。1949年3月29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美国空军军械学校军官班、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函授专修班。历任华东军区空军工程部、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工程部参谋，南京航空学院图书馆副主任。兼任南京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图书馆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江苏图书馆学报》副主编，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顾问，中国书法美术家协会理事。

## 抗日救亡烈火锤炼我成长

——投身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始末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侵华战争。8月13日在淞沪登陆，攻打上海，烧杀抢奸大屠杀。我们英勇的战士，为了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以打击者还打击，开展了全面抗战。上海市商会童子军团，在“8.13”当天，即宣誓组成了有240多名团员的童军战地服务团，开展了抗日救国宣传，战地救护、运送、慰劳、护理负伤战士。当时，我在上海市商会隔壁一家新加坡上海书局申驻当练习生，为总店在沪选配新书装箱报关托运新加坡。因战争影响，上海至新加坡航线受阻，书局申驻空闲无事。因此，提出拟参加童子军战地服务团愿望，获得了申驻经理同意与支持。次日持身份证明参加了童子军抗战服务行列，编为上海童子军战时服务团第一区团，佩带上字157号臂章，走上了以自己的智慧，行动直至生命来抗击日寇侵略，保卫祖国河山的征途。

8月23日我第一天穿上童子军制服，在第一区团团部候命待发，接到通知，在英、法租界交界的大世界地区遭敌机投弹轰炸。待命的十几名团员当即出发，赶往救护，到达现场，见到有救护车，运输卡车以及人力板多辆挤在一起，满地鲜血，惨不忍睹。救护人员紧张地将受难者按受伤严重程度分别抬、背、抱、扶送上车，转送医院治疗。我们很快地投入救护人群中，忙碌紧张地搬运扶送灾民，约三四个小时内清洗完这一被炸场面。三四天内又一次投弹在南京东路日异楼先施公司前面，正是血肉横飞惨不忍睹，血流成河，有断缺腿四肢不全的，也有光淋淋一条腿和一只臂膀。我就是手抓着被炸者一只手臂，两眼含泪爬上卡车送受伤者去医院，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深深教育着我，感悟到弱者受人欺负的真理。

除参与两次实地救护外，还接运一区团团员从淞沪战场沿线所抢救来的伤员送静安寺伤兵医院治疗。同时我们还担任医院的警卫、站岗巡逻；在病房里则做医护人员助手，为伤员们在生活治疗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在接触伤员时则展开抗日救国宣传，如教唱抗日歌曲。我们常唱着：“你们真为着我们老百姓，为着千百万妇女儿童，受了极荣誉的伤，躺在这病员的床上……”、“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强虏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持久抵抗将仇恨报……”我们与伤员们相处在一起，像一家人。

此后，我被调到苏州同乡会管辖难民收容所服务，负责收容，护送难民、难童。九月中旬，同乡会决定遣送难民还乡，为简便、稳妥、安全以汽艇拖十余只舢板，取道苏州河，天黑起航拂晓前到达苏州为行动计划。次日天黑后，汽艇拖着舢板出现于苏州河畔，由4名童军带领难民六百多人登上舢板坐妥后，汽艇发动启航，我在舢板中部前后照料。启航不久，即发现有敌机在上空跟踪汽艇并在船的两侧投弹，扫射后，扬飞远去，后经检查无人受伤，万幸！天明前到达苏州。同乡会派人到船码头兴高采烈地欢迎乡亲们平安回到家乡。同时对护送押运的四名童军表示了衷心感谢与欢迎接待我们到旅馆下榻，中午设宴招待，下午陪同我们游览苏州名胜古迹。两天后，由他们安排搭乘邮局运送邮件快车取道苏嘉路到上海南火车站进入租界回到第一区团团部。团部同志为自我们护送难民从苏州河离沪后拖船遭敌机扫射消息后就无讯息而担心，以为我们出事遇难，议论准备开追悼会，见到我们突然出现，喜出望外。苏州同乡会向童子军一区团赠送了礼物，团



部给我们4个记了一次功祝我们胜利完成任务。

按日寇侵略上海，我军战士伤员数量激增，军政部军医署筹划在镇江、无锡两地增设两个医院收容伤兵，以应需要，并向童军一区团提出各派20名团员参加病房管理护理工作。我被分配到镇江七里甸军医署第十八后方医院。10月下旬在领队傅盛京率领下团员40人离沪经无锡留下20名，在军医署十四后方医院工作，其余继续前进，到达镇江七里甸已历时5天4夜疲惫不堪，但受到院方欢迎。工作顺利，与病员相处如同家人。

11月25日因战况变化，医院奉令，撤至首都南京，天黑后行动，除伤员用卡车或担架抬到火车站上火车，轻伤员和我们一起列队步行至车站。当时心情沉重，一路留着眼泪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儿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爹娘呀！爹娘呀！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一面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车站。第二天到达南京，十八后方医院被安排在汉口路陆军大学内。因奉命不再后撤，以备在南京接收当地负伤将士故较安定地做整理工作。12月9日形势突然告急，城内从隐约至清晰闻到枪声，敌机整天在南京上空扫射轰炸。9日晚11点半敌寇一度攻入了光华门，被我忠勇将士全部包围歼灭。这天负伤将士比往日多好几倍，我们童子军也负起了重大责任，坐着救护车往返光华门一带救护伤员。

12月11日我们领队傅盛京接当地军事机关通知：命令我们立即撤离南京。这是晴天霹雳，撤离首都意味着什么？但必须服从，不得不含泪整理背包带领伤员走出医院门口。一部分童军将重伤员载上汽车送到下关。我们则带领着200余名轻伤能步行的战士，排着不整齐队伍，向下关撤退。四面哨兵不断叫：“口令”，流离失所的同胞发出惨绝人寰的呼声，这种凄惨可怜的音波传入耳膜，怎不叫人流泪，悲痛呢？穿越挹江门到达浦江码头已3点了，我们乘八十八师渡船过江到浦口，一次渡完。

浦口车站已是一片瓦砾，铁路周围是被炸得火车残骸和被炸死者的尸体，火车早就不通了，只得步行3公里到铺镇去乘车。我们就将重伤战士，每人背上一名，分二次送他们到铺镇，轻伤者在后面跟着我们走，到达铺镇天尚未亮。经与车站洽商同意搭上了一列无蓬的平板货车，我们先将伤员送上车，自己也挤上车，约五点半发车，渐渐加速向北行驶，火车头烟囱中散发出来煤烟随着寒风一阵阵吹到身上，使人发抖。12日正午抵达蚌埠，设法安排伤员到当地医院换药，并到抗敌后援会接洽干粮供应，下午4点获得解决。在蚌埠又带上了一部分伤员同行，这样我们这车伤员达700余人，向车站洽商好专车13节铁蓬货车直达汉口，途径徐州、商丘、开封、郑州、许昌、信阳而到汉口。行程十余天，沿途经我们领队接洽换药。粮食供应，都得到解决。不过一路上风吹雨打，加上我们从上海出来制服衣着单薄，铁蓬货车没有顶部，风雨直袭，寒冷难以忍受。伤员和战士有三分之一病了。

车抵汉口，由军医署派当地铁道部部立江岸扶轮小学学生来迎接我们，并请我们在该校叙餐，负伤战士700余人由军医署收留，安排我们到扶轮小学，承该校热烈招待，因为我们在路途中没有洗脸机会，面上肮脏难以形容，每人洗了5盆水还未洗干净。在叙餐时我们得到了丰盛的招待，是我们从上海出发以来得到的最美好会餐。

由于中国童子军总会迁到长沙，我们在汉口仅留1天后即转至长沙总会报到。总会接待我们休息3天后，分配我们到中央医院服务。该院那时也接受伤兵医疗任务，我们除协助护理工作外，还担任医院警卫，站岗看大门。医院医护人员看到上海童子军驻医院为伤兵服务，感到高兴亲切，当作亲人手足看待。我们则感温暖如同回自己家一样，工作顺手，相处和谐，谈笑风生。我们一路上饥寒风霜的生活实况，常是话题，使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在他们鼓励下，我写了一篇《南京沦陷的前后》文章，他们看了赞赏，提了一些意见，作了修改补充后，投交长沙《中央日报》编辑部，承编辑同志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饰与他们所掌握的当时历史实际的补充，于1938年4月4日和5日两天见报，这是我第一篇处女作。那时我17周岁半。

1937年12月底前，日寇侵占了除租界外的上海全部领土。以冷雪樵、倪家玺为正副团长，郑昊樟任秘书，陈为民任总干事成立上海童子军代表团，于1938年2月取道香港、广州到达长沙看望随军西撤团员，每人得到一份我们最需要的御寒内衣和5元慰问金。当然更获得了精神上的慰藉与组织上的依托。代表团最后选择



在武昌青年会设办事机构，领导指挥中国童子军战时服务第一团开展工作。

1938年1~2月间，十八集团军国民党地区招聘高级医护人员至八路军与新四军工作。3月份长沙中央医院及该医院附属中央护士学校有一部分大夫与护士选拔受聘去新四军工作，他们去皖南新四军军医处后，来信告知那边情况并表示欢迎我们也去，最后钱冬委、闵治颐与我3人通过童子军总会和十八集团军驻长沙办事处办了手续，于4月15日经南昌去皖南岩寺新四军军医处报到。见到了崔义田、宫乃泉、齐中桓大夫等和处长沈其震，也见到叶挺、项英军长。到军医处几天后，感到工作插不上手，出现了思想上的空虚。换个单位工作，又不愿离开欢迎我们的姐姐们，如果就这样混下去无一技之长将来拿什么来参加国家建设？自己如何生存？产生了要弥补从小失学的愿望。办事处报到后，他们经株洲南下广州取道香港回上海了。

到武昌青年会，与代表团冷团长等说了我想读书的事。他们要我先在团部安顿下来，由团部出面与教育部战区学生指导处联系谋求解决读书问题，在等答复期间，分担团部一部分工作，主要是文书方面工作，职务是干事。

1938年秋，武汉战局吃紧，为了利于在港粤募集资金与筹划过冬棉衣，团部决定南迁广州，选址惠福东路惠新西街。抵达广州后，进展顺利。当资金落实，并募捐到一辆有篷卡车和150件棉大衣即将交货时，日寇在惠阳登陆，于是冷团长在两名团员陪同下带着文件档案与部分行李提前北撤长沙。其余人员急忙整理存装，催缴棉大衣赶运火车站装上平板货车，随即启动北上，车至军田传来消息：前方被日寇包围，我们一起几个人带着随身提包，吓得弃车躲到鸦片烟窝避难，约一个多小时后，传来讯息包围已打开，于是安心回到原车继续北上。火车开开停停，记不起开了几个昼夜，在一个下午到达长沙。获悉冷团长到长沙后又南下衡阳。这样就不得不把棉大衣刚从火车上搬运下来，又搬上开往衡阳的车上。

我们搬上了南下的硬席车厢，下午4点上车，到天黑了还不开车，等到车缓缓启动并逐渐加速，车厢右侧窗口随风吹进了火花，这就是长沙大火开始。车不停地加速前进，我们躲到椅子下躺着不敢抬头，火车开离着火段，直到株洲停下来不再前进。停了整两天后，换了火车头把我们拖到衡阳，到省立衡阳女子中学，冷团长已离衡阳去桂林，他在长沙大火后好几天没有得到来自长沙方面的消息，以为我们遇难了。因此无奈留下自己去向的讯息走了。我们在省衡女中作了休息，整理清点所有行装，没有丢失、损坏，人也恢复一些，当晚赶乘湘桂铁路客车去桂林，当时铁路异常拥挤，根本挤不上车，所有行李、包裹、棉大衣只得捆绑在火车顶上人也挤不进车厢窗口，也只能趴在车顶上、在出发前打电报通知冷团长。次日车抵桂林，已有人来接我们。

在桂林，冷团长高兴地与我们相会，交谈了分别的一些经历，他要我们在桂林休息几天，欣赏游览一下桂林山水，我们依照他的意愿停留了几天。同时我们见到了募捐来的那辆有篷卡车，由总干事陈伟民驾驶，实用而美观。最后决定由这辆卡车装运冷团长及所有人员与一切行装还有棉大衣离开桂林，经柳州、遵义、贵阳直驶重庆，这是我们最安全、舒适、愉快的一段旅程。

到重庆，民生路236号天主教堂对面选定为团址。中国童子军总会从长沙迁到重庆两路口。我们那辆卡车则停放青年会停车场。

陪都重庆是日寇轰炸的主要目标，在一次空袭中，校场口一个防空洞洞口被炸而遭封住，洞内的人全被闷死。重庆常遭轰炸，我们常常背着担架，而敌机还在头上盘旋，当我们从被炸的这边串过到那边，一堵墙却从背后塌下来，真险啊！轰炸范围往往在重庆周围一连串城镇，轰炸到哪里我们就救护到哪里，最近的几次救护到泸州，西至简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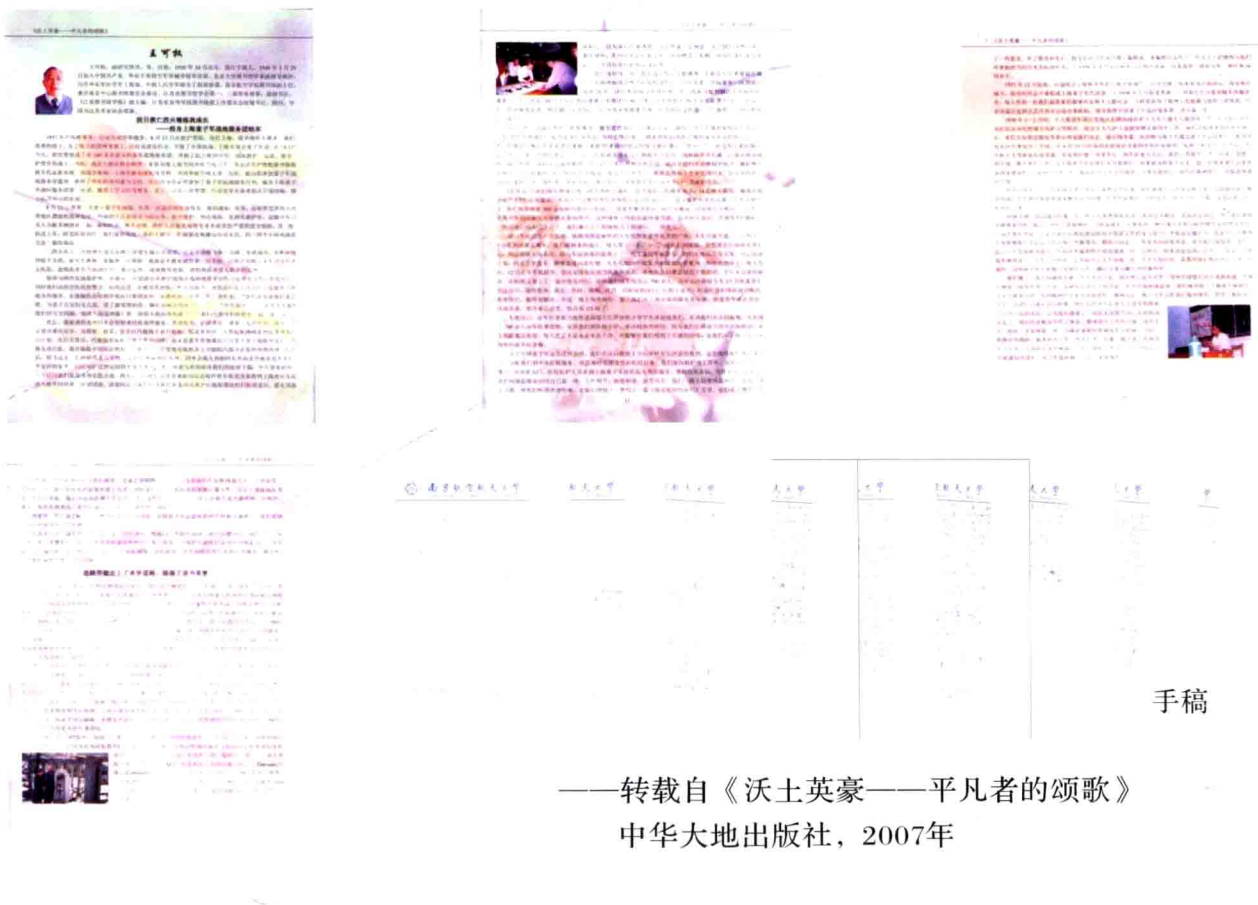
## 连跳带蹦走上了求学道路，圆满了读书美梦

1938年上海大公职业学校校长林美衍在重庆小龙坎搭草棚建校舍，设机械、土木、商业三个专业，先开初一、高一两个班。校长与上海童子军理事会的人都熟悉，冷团长将我想往的事交托林校长帮助解决。林校长同意接受我进大公职校求学。当时是1939年下半年的学期中，没有要我入学考试，问我选择什么专业进哪

个班级？我小学毕业后再也没有上过学，辍学7年，再从初一读起不好意思，专业我选学土木科，就这样决定插班高级土木科，获得校长同意。初中课程的生物、化学、数学中三角几何我没有学过。至1940年上半年学期考试，我的高等代数、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制图、房屋结构都获得了高分，名列前茅，升入高级土木科二年级。正当兴高采烈之际，接到了皖南泾县的姐姐来信，被大公职校训育主任施了凡发现准备找我麻烦。于是，我就离开大公回到团部。在大公读书期间的寒暑假与平时星期日我都回团部参加团部的各项活动，尤其是救护、救济灾民等。

离开大公半年后，团部出面经教育部战区学生指导处批准，我以战区流亡学生身份分配到重庆青木庙堂战区学生进修班复习功课，半年后被分到江津白沙国立第十七中学高中求读，1943年空军到各国立中学招收应届毕业生，我被入选至成都空军机械学校第五期正科班。报到后在四川铜梁接受半年入伍训练，然后至成都报到，经考试分发动机、飞机、电器、仪表、军械5个专业组。我被分配到军械组。第一学期考试结束，我名列前茅。自进入空军机械学校五期正科后，学校分批选拔赴美受训事宜，先后分为5批，我列入第五批。前4批依顺序经欧洲、大西洋乘美国军舰赴美，第五批正集中至重庆候机出国时，抗日战争胜利了，乃改首飞上海乘美国运输舰，东渡太平洋至旧金山登陆转乘软卧至德克萨斯州的美国空军训练中心（MTC）受美国空军特殊要求的军事训练。

正当我们抵达MTC时，而第一、第二批出国五期正科同学在美国学习、实习已近结束，即将候船回国，他们学习实习时间为何如此短暂？使人非解。后经了解，按照在校成绩编班分科而确定在美国的受训科目与时间，军士班则较短，军官班时间一般较长。第一、二就是机械士班，故较短。在MTC接受美国式军训结束后即北上Denver（丹佛市）Colorado（科罗拉多州）劳莱I机场美国空军军械学校军官班学习空军武器装备如炮塔、射击舱、瞄准器、炸弹舱、化学武器等1947年5月毕业后回国抵达上海，分配在上海海南路10号空军供应司令部第三处任空军少尉机械官。



手稿

——转载自《沃土英豪——平凡者的颂歌》  
中华大地出版社，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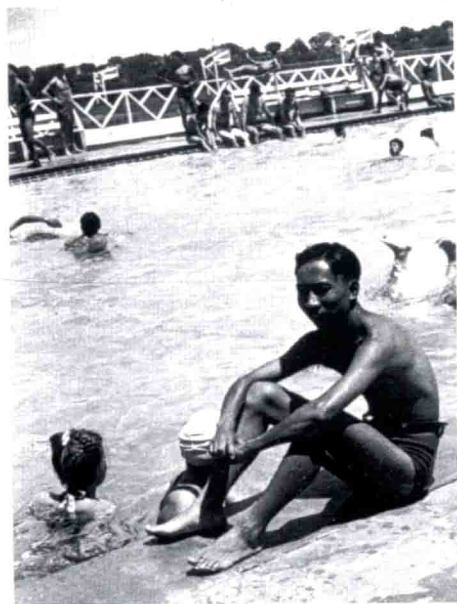


# 去美国留学

- ◆ 1943年考取，并毕业于成都空军机械学校正科五期。

- ◆ 1945年，考取美国空军机械学校军官班，在美国丹佛市空军基地留学两年。

- ◆ 父亲在美国丹佛市劳莱机场的留影。



- ◆ 父亲在美国丹佛空军基地游泳训练时的留影。

- ◆ 1947年5月22日从美国旧金山出发，乘坐这艘远洋船，于6月7日回到祖国上海港。

